

经典美文阅读 一句短语可以启迪你的心灵 / 一篇美文能够改变你的一生

那一年我怀抱着梦境
在湖边沉睡，
流浪者的二分明月
一个挂在天上，
一个藏在水里，
我苍老的吉他在湖边的石阶上
轻轻地拨弄着晚风……

XiangqiNayinian
DeHu

想起那一年的湖

· 感悟冷暖人生 ·

主编◎许 燕



· 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 (k) ·

那一年我怀抱着梦境
在湖边沉睡，
流浪者的二分明月
一个挂在天上，
一个藏在水里，
我苍老的吉他在湖边的石阶上
轻轻地拨弄着晚风……

XiangqiNayinian
DeHu

想起那一年的湖

· 感悟冷暖人生 ·

主编◎许 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美散文集/许燕著. —乌鲁木齐: 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K), 2003.8

(经典美文阅读丛书/许燕主编)

ISBN 7 - 5372 - 3563 - 5

I. 精… II. 许…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4308 号

经典美文 阅读丛书

精美散文集——想起那一年的湖

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K)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延安路 21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武汉市天马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96 印张 150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 5372 - 3563 - 5

全套定价: 100.00 元(全十册)



爱的力量

脸谱	2
梁实秋	
雪	6
梁实秋	
南游杂感	10
梁实秋	
我的绝妙坏诗	18
巴德·舒尔伯格	
爱的力量	21
玛丽·E·波特	
只是因为	24
辛蒂·维斯	



“再来一次”是不对的	27
菲尔·唐纳休	
对身体的感受和理解	30
李汉荣	
衣着与内心	38
横光利一	
回忆我的文学父亲	42
洪烛	

向自己说再见

我的戒烟	50
林语堂	
中国人的国民性	55
林语堂	
脸与法治	63
林语堂	
你可以与众不同	66
胡皮·戈德堡	



两个海	68
布鲁斯·巴顿	
祈祷生活之根更深	70
菲利普·加利	
你见过那棵树吗	73
罗伯特·S·凯弗	
杜鹃鸟	76
石默	
何时无忧	80
张卫民	
流泪的鱼	85
栾敏	
向自己说再见	91
希区柯克	
冬天	97
朱自清	
南京	100
朱自清	



买书	106
----	-----

朱自清

世间最美的坟墓	110
---------	-----

茨威格

美术与人生

听泉	114
----	-----

东山魁夷

深夜	117
----	-----

蒲宁

美术与人生	121
-------	-----

丰子恺

春	124
---	-----

丰子恺

艺术的园地	128
-------	-----

丰子恺

我们是怎样过母亲节的	136
------------	-----

里柯克



关于前方 142

白格

人才 144

柏杨

婚变 150

柏杨

做一个战士 154

巴金

在南方和北方都与蟑螂作战 157

叶延滨

吃人——动物吃人，人也吃人 161

李敖

想起那一年的潮

妈妈·弟弟·电影 172

李敖

大义裸体 179

李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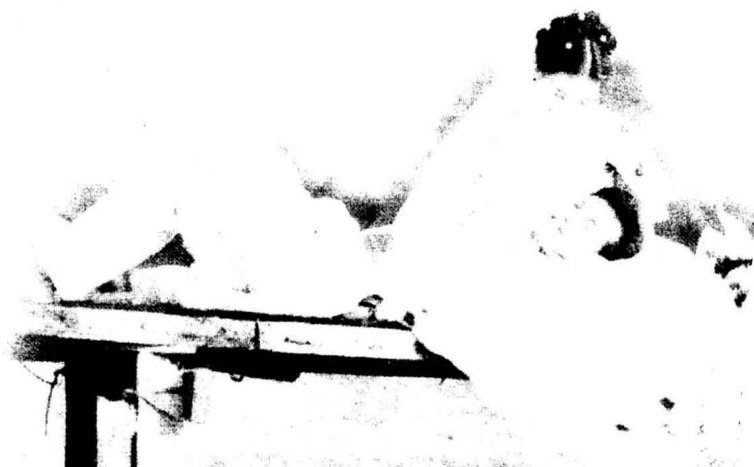


想起那一年的湖	185
席云舒	
酒	188
老椰	
北大与哈佛	192
余杰	
藤野先生	194
鲁迅	
范爱农	201
鲁迅	
我们这样近,我们这样远	210
冷夏	
羞女山	214
叶梦	
方地	221
晓音	
厚黑学	226
李宗吾	

爱的力量

A I D E L I A N S

在那一刹那，我联想到浴帘拉上，浴室门紧锁的一天。他的世界会不断扩大，不再以家庭和家人为中心，逐渐向外伸展。但现在，就在这一刻，在肥皂和洗头水、温暖湿润的皮肤和干净湿发的香气中，另一股无须多加解释的力量正把我俩紧连在一起。



脸 谱

梁实秋

我要说的脸谱不是旧剧里的所谓“整脸”“碎脸”“三块瓦”之类，也不是麻衣相法里所谓观人八法“威、厚、清、古、孤、薄、恶、俗”之类。我要谈的脸谱，乃是每天都要映入我们眼帘的形形色色的活人的脸。旧戏脸谱和麻衣相法的脸谱，乃是一些聪明人从无数活人脸中归纳出来的几个类型公式，都是第二手的资料，可以不管。

古人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那意思承认人面不同是不成问题的。我们不能不叹服人类创造者技巧的神奇，差不多的五官七窍，但是部位配合，变化无穷，比七巧板复杂多了。对于什么事都讲究“统一”、“标准化”的人，看见人的脸如此复杂

离奇，恐怕也无法训练改造，只好由它自然发展！假使每一个人的脸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翻出来的，一律浓眉大眼，一律的虎额龙准，在排起队来检阅的时候固然甚为壮观整齐，但不便之处必定太多，那是不可想像的。

人的脸究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否则也就无所谓谱。就粗浅的经验说，人的脸分别为二种，一种是令人愉快的，一种是令人不愉快的。凡是常态的，健康的，活泼的脸，都是令人愉快的，这样的脸并不多见。令人不愉快的脸，心里有一点或很多不痛快的事，很自然地把脸拉长一尺，或是罩上一层阴霾，但是这张脸立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立刻把这周围的气氛变得阴霾。假如在可能范围之内，努力把脸上的肌肉松弛一下，嘴角上挂出一颗微笑，自己费力不多，而给予人的快感甚大，可以使得这人生更值得留恋一些。我永不能忘记那永长不大的孩子潘彼得，他嘴角上永远挂着一颗微笑，那是永恒的象征。一个成年人若是完全保持一张孩子脸，那也并不是理想的事，除了给“婴儿自己药片”作商标之外，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不过赤子之天真，如果在脸上还保留一点痕迹，这张脸对于人类的幸福是有贡献的。令人愉快的脸，其本身是愉快的。这与老幼妍媸无关。丑一点黑一点，下巴长一点，鼻梁塌一点，都没有关系，只要上面漾着充沛的活力，便能辐射出神奇的光彩，不但是光，还有热，这样的脸能使满室生春，带给人们兴奋、光明、调谐、希望、欢欣。一张眉清目秀的脸，如

果恹恹无生气，我们也只好当作石膏像来看待了。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游戏：早起出门，留心观察眼前活动的脸，看看其中有多少类型，有几张使你看了一眼之后还想再看？

不要以为一个人只有一张脸。女人不必说，常常“上帝给她一张脸，她自己另造一张”。不涂脂粉的男人的脸，也有“卷帘”一格，外面摆着一副面孔，在适当的时候呱嗒一声如帘子一般卷起，另露出一副面孔。“杰克博士与海德先生”(Dr.Jekyll and Mr. Hyde)那不是寓言。始入仕途的人往往养成这一套本领。对下属道貌岸然，或是面部无表情，像一张白纸似的，使你无从观色，莫测高深；或是面皮绷得像一张皮鼓，脸拉得驴般长，使你在他面前觉得矮好几尺！但是他一旦见到上司，驴脸立刻缩短，再往瘪里一缩，马上变成柿饼脸，堆起笑容，直线条全变成曲线条；如果见到更高的上司，连笑容都凝结得堆不下来，未开言嘴唇要抖上好大一阵，脸上作出十足的诚惶诚恐之状。帘子脸是傲下媚上的主要工具，对于某一种人是少不得的。

不要以为脸是和身体其他部分一样的受之父母，自己负不得责。不，在相当范围内，自己可以负责的。大概人的脸生来都是和善的，因为从婴儿的脸看来，不必一定都是颜如渥丹，但是大概都是天真无邪，令人看了喜欢的。我还没见过一个孩子带着一副不得善终的脸，脸都是后来自己作践坏了的，人

们多半不体会自己的脸对于别人发生多大的影响。脸是到处都有的。在送殡的行列中偶然发现的哭脸，作讣闻纸色，眼睛肿得桃儿似的，固然难看。一行行的囚首垢面的人，如稻草人，如丧家犬，脸上作黄蜡色，像是才从牢狱里出来，又像是要到牢狱里去，凸着两只没有神的大眼睛，看着也令人心酸。还有一大群心地不够薄脸皮不够厚的人，满脸泛着平价米色，嘴角上也许还沾着一点平价油，身穿着一件平价布，一脸的愁苦，没有一丝的笑容，这样的脸是颇令人不快的。但是这些贫病愁苦的脸还不算是最令人不愉快，因为只是消极的令人心里堵得慌，而且稍微增加一些营养（如肉糜之类）或改善一些环境，脸上的神情还可以渐渐恢复常态。最令人不快的是一些本来吃得饱，睡得着，红光满面的脸，偏偏带着一股肃杀之气，冷森森地拒人千里之外，看你的时候眼皮都不抬，嘴撇得瓢儿似的，冷不防抬起眼皮给你一个白眼，黑眼球不知翻到哪里去了，脖子梗子发硬，脑壳朝天，眉头皱出好几道熨斗都熨不平的深沟——这样的神情最容易在官办的业务机关的柜台后面出现。遇见这样的人，我就觉到惶惑：这个人是不是昨天赌了一夜以致睡眠不足，或是接连着腹泻了三天，或是新近遭遇了什么凶，否则何以乖戾至此，连一张脸的常态都不能维持了呢？

雪

梁实秋

李白句：“燕山雪华大如席”。这话靠不住，诗人夸张，犹“白发三千丈”之类。据科学的报道，雪花的结成视当时当地的气温状况而异，最大者直径三至四寸。大如席，岂不一片雪花就可以把整个人盖住？雪，是越下得大越好，只要是不成灾。雨雪霏霏，像空中撒盐，像柳絮飞舞，缓缓然下，真是有趣，没有人不喜欢。有人喜雨，有人苦雨，不曾听说谁厌恶雪。就是在冰天雪地的地方，爱斯基摩人也还利用雪块砌成圆顶小屋，住进去暖和得很。

赏雪，须先肚中不饿。否则雪虐风号之际，饥寒交迫，也许一口气上不来，焉有闲情逸致去细数“一片一片又一片……”

飞入梅花都不见”？后汉有一位袁安，大雪塞门，无有行路，人谓已死，洛阳令令人除雪，发现他在屋里僵卧，问他为什么不出来，他说：‘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此公憨得可爱，自己饿，料想别人也饿，我相信袁安僵卧的时候一定吟不出“风吹雪片似花落”之类的句子。晋王子犹居山阴，夜雪初霁，月色清朗，忽然想起远在剡的朋友戴安道，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见而返。假如没有那一场大雪，他固然不会发此奇兴，假如他自己饘粥不继，他也不会风雅到夜乘小船去空走一遭。至于谢安石一门风雅，寒雪之日与儿女吟诗，更是富贵人家事。

一片雪花含有无数的结晶，一粒结晶又有好多好多的面，每个面都反射着光，所以雪才显着那样的洁白。我年轻时候听说从前有烹雪论茗的故事，一时好奇，便到院里就新降的积雪掬起表面的一层，放在瓶里融成水，煮沸，走七步，用小宜兴壶，沏大红袍，倒在小茶盅里，细细品啜之，举起喝干了的杯子就鼻端猛嗅两三下——我一点也不觉得两腋生风，反而觉得舌本闲强。我再检视那剩余的雪水，好像有用矾打的必要！空气污染，雪亦不能保持其清白。有一年，我在汴洛道上行役，途中车坏，时值大雪，前不巴村后不着店，饥肠辘辘，乃就路边草棚买食，主人餵我以挂面，我大喜过望。但是煮面无水，主人取洗脸盆，舀路旁积雪，以混沌沌的雪水下面。虽说饥者易为食，这样的清汤挂面也不是顶容易下咽的。从此我对于雪，觉得只可远观，不可褻玩。苏武饥吞毡渴饮雪，那另当别论。

雪的可爱处在于它的广被大地，覆盖一切，没有差别。冬夜拥被而眠，觉寒气袭人，蜷缩不敢动，凌晨张开眼皮，窗棂窗帘隙处有强光闪映大异往日，起来推窗一看，——啊！白茫茫一片银世界。竹枝松叶顶着一堆堆的白雪，杈芽老树也都镶了银边。朱门与蓬户同样的蒙受它的沾被，雕栏玉砌与瓮牖桑枢没有差别待遇。地面上的坑穴洼溜，冰面上的枯枝断梗，路面上的残鸟败屑，全都罩在天公抛下的一件鹤氅之下。雪就是这样的大公无私，装点了美好的事物，也遮掩了一切的芜秽，虽然不能遮掩太久。

雪最有益于人之处是在农事方面，我们靠天吃饭，自古以来就看上天的脸色，“天上同云，雨雪雰雰。……既沾既足，生我百般。”俗语所说“瑞雪兆丰年”，即今冬积雪，明年将丰之谓。不必“天大雪，至于牛目”，盈尺就可成为足够的宿泽。还有人雪宜麦而辟蝗，因为蝗遗子于地，雪深一尺则入地一丈，连虫害都包治了。我自己也有过一点类似的经验，堂前有芍药两栏，书房檐下有玉簪一畦，冬日几场大雪扫积起来，堆在花栏花圃上面，不但可以使花根保暖，而且来春雪融成了天然的润溉，大地回苏的时候果然新苗怒发，长得十分茁壮，花团锦簇。我当时觉得比堆雪人更有意义。

据说有一位臬雄吟过一首咏雪的诗：“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出门一吆喝，天下大一统。”俗话说“官大好吟诗”，何况一位臬雄在夤缘际会踌躇满志的时候？这首诗不是没有一